

散文、小品文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陳博臻

黃崇凱表示，「整體來說，散文題材走向內心描寫，當書寫者處於一個非常內在的世界，便跟外緣有點距離了。」他認為，不同書寫位置對於外在世界的捕捉各異，從中可判斷文章好壞。言叔夏也提到，作品中看不見如原住民、環保等大敘事題材：「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很微小、比較清淡的，比方說日常生活中某個事物，從裡面提煉的一些看法。」

劉梓潔則指出，散文跟小品文一樣，都以親情跟小鎮書寫為大宗。

周昭翊認為，喃喃自語的內心書寫風格反映當代年輕人的苦悶：「這並不代表缺乏時代性，反而表述了一個不同的時代性，回到比較平實的、樸素的情感敘事。」寫作手法上，她認為虎頭蛇尾、模仿名家作品較多，除了未考慮散文整體的鋪陳，還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

吳鈞堯將本屆參賽作品分為「自然風」與「文青風」，前者敘事平實、結構簡單；後者較晦澀、文字鑿痕較深，或許也反映了世代差異。

蔡昀臻指出，本屆參賽作品包含性的書寫、同志情感、身體意識等，可惜意象使用落於俗套；親情散文則與時俱進，打破傳統父慈子孝題材，道出情感的複雜面向，但須留意誇飾手法，以免啓人疑竇；此外有些作品亦須注意敘事節奏。

陳夏民認為，過多意象的使用，可能降低閱讀者的興趣。不過他也指出，散文好壞並非單一標準：「寫得好的作品，到達一定水準，不用擔心不會被選到。」

李時雍指出，不管是小品文或散文，能閱讀如此大量作品，「對評審來說滿過癮的。」因為，透過閱讀參賽作品，亦能探究其與文學媒體的互動關係，達成某種對話。

關於小品文獎，黃崇凱認為本屆參賽作品中，較無亮眼者，臉書書寫習慣並未促進小品文寫作：「它是一個偏向輕薄的文體，在這個時代應該可以有很多發揮，可是卻沒有看到特別讓人驚奇的成果。」

言叔夏同意黃崇凱，指出許多文章是「爲了寫而寫，可能前面有一個有趣的點，到最後卻試圖給出過度的結論。」

周昭翊則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作品「只要有一個亮點」，即使風格平鋪直述，也值得進入複審。吳鈞堯延伸周昭翊看法：「許多文章有『點的發揮』，處理得相當可愛、清新。」不過有些參賽作品，在筆法上與極短篇產生混淆，結尾留下戛然而止的懸疑感，未必適合小品文。

陳夏民亦認為，小品文若置入過多極短篇手法，閱讀過程易使人疲憊：「找到自己的說話口吻，好好地跟讀者講一件事情，這樣就很吸引人。」

劉梓潔指出，本屆參賽作品以親情與小鎮書寫爲多，但尚無「讀來爽快之作或素人之作，好像都處在一個很安全、溫暖的層次上。」

蔡昀臻則表示：「爲賦新辭強說愁、喃喃自語的作品少了很多，除了常見的親情、憶舊、鄉野記趣，也讀到了書寫社會議題、新聞事件的作品。」不過她提醒，援引社會議題時須考慮與時事的距離，以免顯得刻意。

散文、小品文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董柏廷

閱讀今年散文獎複審作品，王盛弘發現，有許多自言自語、凝視微物、學術或哲學的腔調，「看起來很有學問，但讀起來有點辛苦，雖然文字都有一定水準。」他說，「我在挑選時選出了一些寫母親的篇章，通過日常物事來寫，寫得滿好的。每次評審幾乎都會看到的題材就是『人生實難』，老天捉弄人的把戲非常多：憂鬱症、家暴、單親、疾病、死亡等等，可能這些事特別容易觸動人心，而我偏好『靜水流深』的作品。此外，作品也反映時代，包括寶可夢、轉珠手遊、少女時代等，與社會脈動都有所鏈結。」

柯裕棻認同王盛弘的說法，「散文主題大部分是家族、創傷、病痛，或是一段旅程，或許是空間上的移動，也可能是時間上的。一般來說，散文易寫難工，但這批散文文字精細的程度非常驚人，過度雕琢文字，會顯得太牽強，形成各種形容詞堆砌、大量比喻以及對位寫法，若不加節制，變得蕪蔓龐雜。不過，仍有看到宏大敘事的作品，書寫生命故事、中年回顧等，在鋪陳上表現不錯，若能冷靜、情感有所節制地寫，會非常感人。」

王聰威提出，「顯然這是一個悲哀人生的大集合。」讓他想起國中會考作文題目「捨不得」，「很多人寫關於爺爺奶奶的過世。」因而提出一點憂心，「如果連文學獎參賽者都這麼集中書寫這類死亡題材，很難去要求年紀更小的學子們不寫關於這類的事。」他點明自己的篩選標準，「文字質樸

者是我這次選擇的最大考量，因此文藝腔較重的會先淘汰，我也同意另兩位評審的說法，今年的作品文字雕琢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像修圖修得過頭的照片，看起來很像塑膠假人，喪失人味。我喜歡較素人的寫法，雖然破綻很多，但是質樸，我心裡面的想像是這樣的：你走到一般人的家裡面，可能會看到一幅美麗的山水畫，旁邊卻擺了俗氣的財神爺或招財貓，雖然有很大的落差，但這就是『人氣』。另外，好大一部分的作者『象徵』用得太氾濫，或用得不好，整篇讀完，還看不出它的作用。」最後，他感悟，「寫作的人大概很敏感也很脆弱吧，看到小動物、小蝸牛，也可以在心中產生衝擊，當然，寫作者本就纖細，但若太密集閱讀到那些脆弱，會感覺有點耗弱。」

關於小品文獎，王盛弘表示今年讀到許多人生小故事，可讀性強，只是整體而言守成有餘，開創不足，「大部分作品止於表象，無法從中再提煉出詩意、文學性，或是人生哲學觀，不過有些作品在守成上表現得很不錯，甚至富含幽默感。」

柯裕棻指出，經營短小篇幅的文字很困難，感觸不能太平淺，「這考驗寫作者兩個部分：其一，在一千字篇幅中說故事時需具有緊密節奏；若只是描繪一種心情狀態，那便需要餘味，考驗留白與製造絃外之音的功力，才能讓人想要反覆讀。而嘗試『講故事』的作者，普遍有個問題，就是在觀念進行轉折處往往『失速』，愈需要講明的地方，反而迂迴地避開，這點很可惜。不過跟以往相較，今年多了一些『慢』的參賽作品，滿不錯的。」

王聰威認為，今年沒有令他驚豔的參賽作品，水準接近，選擇時產生了難度，他揣測出兩點可

能，「一、作品都像是比較短的散文，像柯裕棻所提的速度感與節奏感，在這批作品中沒看到特別好的展現，寫作者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創作小品文，因此沒讀到企圖與散文截然不同的體裁、結構與速度感。此外，故事性強的小品文，很容易變成極短篇。劇烈轉折、強烈結尾，這些都屬於小說的技術了。」他說，「我個人愈來愈偏好質樸的文章，很多作品的文字技巧很厲害，但到最後似乎就只剩下技巧；一方面讀得很吃力，一方面也覺得沒有必要。」

散文獎

決審會議側記

記錄◎董柏廷

反映時代的疾病書寫

時間：二〇一六年十月七日下午四時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阿盛、林黛嫻、陳義芝、廖玉蕙、顏崑陽（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先由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四百五十七件來稿，由吳鈞堯、李時雍、言叔夏、周昭翡、陳夏民、黃崇凱、劉梓潔、蔡昀臻等八位委員分四組進行初審，選出四十三篇作品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於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王盛弘、王聰威、柯裕棻等三位複審委員，共選出十六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推舉顏崑陽擔任本次會議主席，各委員先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廖玉蕙：這次參賽的散文作品，普遍有小說化的傾向。很多曖昧不明的筆法。主題則大多談「病」，不論病態或是病體，不只局限於身體的病，也有心理的病，聚焦在「老病死」，鮮少寫

「生」，或許這也反映出現在的時代氛圍吧。

陳義芝：這次我挑選的作品，可以得到一個共通特點：題材不妨舊，但有新視野。創作語境要自然，清新靈動也很好，即便老派，不落俗套也是可以的。另外，文字基本功要扎實，要簡潔精準，語調歡迎有個性，但不要拿腔捏調。

林黛嫻：此次題材確實多為「老病死」，就像美國奧斯卡得獎電影都是描寫有瑕疵、遺憾的人生，這批散文題材亦很類似。另外，除了小說化，也普遍日劇化、韓劇化，好幾篇受「想要寫大散文」的想法影響，明明兩千字就可以結束的題材，卻寫到四千字，顯得有些拖沓。

阿盛：疾病書寫很明顯多了一點，但無所謂，也算是反映時代，不過，其他類題材仍是相當多，各種各樣都不同。我個人喜歡不拿腔捏調的作品，散文就是要自然一點，不反對稍微雕琢，但呈現方式，以及想表達的情感或者用意，都要明確。

顏崑陽：這次散文跟小品文參賽作品一樣，題材多元，可從中看到一些趨勢：親情仍占大宗，母愛依舊被重視，但都有不同角度與寫法；另外，疾病書寫也是比例較重的題材；更有一部分作品，與網路和現代生活相關，某種虛無性的書寫非常具有現代感。散文的文字品質要求，跟小說是不一樣的，必須是精練且有一定美感，不能太過粗糙。此外，敘述上也要掌握節奏與轉折等問題。至於剛剛提到的小說化問題，我以為過去我們對文體的畫分很嚴格，但近幾年跨文類寫作儼然成爲一種趨勢，有些作家會刻意越位，包括我個人也喜歡這種書寫方式。文體走到某個歷史階段一定會改變，這大概

也是一種趨勢。

經評審協商後，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圈選四篇，結果如下：

五票作品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阿盛、林黛嫻、陳義芝、廖玉蕙、顏崑陽）

四票作品

〈蝸牛〉（林黛嫻、陳義芝、廖玉蕙、顏崑陽）

三票作品

〈我的情人住在動物園〉（陳義芝、廖玉蕙、顏崑陽）

二票作品

〈歧身〉（阿盛、林黛嫻）

〈感冒〉（林黛嫻、陳義芝）

〈聽見〉（阿盛、廖玉蕙）

一票作品

〈夢蟲無我〉（顏崑陽）

〈冬日之光〉（阿盛）

○票作品

〈在和室裡〉、〈滋味〉、〈病院誌〉、〈廁所的故事〉、〈吸塵器〉、〈屏風〉、〈海上拾穗〉、〈腫瘤之夢，GO〉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優缺點。

一票作品

〈夢蟲無我〉

顏崑陽：以第三人稱敘述，透過想讀昆蟲系的少年採集蟲子的過程，和他想當一名昆蟲專家的夢想，帶出對整個生態問題的探討，文筆自然流暢，運用很多短句，節奏輕快，對於少年心情的描述，也模擬得滿好的。

〈冬日之光〉

阿盛：雖然描寫喪禮的題材很普遍，不過，這篇很樸實道出人情世故與對死亡的感受。在鄉下方，喪禮通常也是親朋好友團聚的機會，大家聚在一起，談的反而不是喪禮。親友們因為喪禮，得以重聚，雖有違一般認知，但就我個人經驗而言，是非常寫實的。

兩票作品

〈歧身〉

阿盛：作者把自己身體上的殘缺跟心理上的轉變寫得相當到位；治療的過程跟內心的崩壞也互有連結，處理的手法不錯，最終的領悟也是歷經苦痛的自我解脫，是一種很真誠的表達，也不刻意，我認為相當不錯。

林黛嫻：看了這麼多篇疾病書寫，許多都讓我覺得不太相干，甚至進不去他們的敘述當中，不過這篇不同，作者將自身肢體障礙與人生遭遇結合，透過譬喻將兩者統整，不但掌握一個明確的敘述主軸，更能達到感動讀者的目的，文字也滿好的，描述深刻，細節讓我感覺到彷彿替他受難，引人同情。若說疾病書寫的目的是要讓讀者感同身受的話，這一篇有達到效果，而且作者並不會一味陷溺在自己的疾病裡，懂得反過來面對自己，將社會現實與心理忿怨的攻防，描寫得很深刻。

廖玉蕙：一開始描寫自己火爆執拗的個性，三十歲之後，生出不忍之心，懂得對爸媽感到不捨，開始學會照顧他們，這部分寫得很好；但也寫得理所當然，並沒有超乎想像。因此，雖然同情命運對他的不仁，但也只是把讀者心中想像的東西寫出來而已，好像還缺少一些什麼。尤其，關於和解的部分，說理說得太多。

陳義芝：讀到最後，覺得寫得太長了，整個張力沒了。文章中有真實的情緒、自我省思，也有獲得堅強的轉變，但不若其他疾病書寫會帶出更大的面向，這篇比較集中寫自己，缺乏延展。

顏崑陽：題材是作者個人的特殊經驗，文筆流暢，但抒情與說理交錯表現，讀起來感覺太過抽

離。作者試圖從疾病的痛苦中抽身，把自己當成客觀對象去看待，理性反思多，顯得理勝乎情——並非不能講述超脫的道理，但是如此一來，直接的感染力就會減弱，就散文能分享「切身經驗」而言，這篇就顯得太多「理」了。

〈感冒〉

陳義芝：雖然同為「疾病書寫」，但事實上寫的是迷人的青春之歌，書寫一對年輕男女一起生活，一個在報社上班，一個則是空姐，共同生活，抱持理想，也將就著過日子。讀來感覺滿新鮮的，作者並不是刻意要寫什麼，但會不自覺地把讀者吸引進去，他用「感冒」比喻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困窘：日子什麼時候會好起來呢？大概就像感冒總有一天會痊癒，生活也會好起來的吧。

林黛嫻：要不要玩樂團、男女在一起、結交新朋友等細瑣小事，都如感冒一般微不足道，但他們卻爲了這一點「微不足道」努力爭取、堅持自己的方向，這部分非常感動人。雖然文中所寫的生活距離我很遙遠，但會讓我反思，假使年輕時的自己能有這樣堅持的力量，也許我的人生就不一樣了。作者沒有講大道理，可是把自己對待事物時的堅持，細膩呈現出來，最後結尾也留下很多讓人思索的空間。

廖玉蕙：這篇寫得很不錯，最後寫到他的憂心都在夢裡頭發生，隱隱透露生活的繁瑣，那種感覺很棒——說到底，繁華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夢想嘛！

顏崑陽：這一篇我很喜歡。在散文書寫裡，是極富創意且題材新鮮的作品。現代年輕人的經驗就

是這樣，帶著一點玩心，面對生活並不特別嚴肅，不過在「玩」的過程裡，還是懷有他們的夢想，只是不會正經八百地說。這些看似片段的生活，其實很寫實，儘管敘述跳脫，沒有散文一貫要求的嚴整結構，但敘述上有一種吸引人的質感，會不知不覺被拉到情境裡去，很有現代感。

〈聽見〉

阿盛：這一篇描寫母親重聽以及戴了助聽器後的種種狀況，具有相當細膩的觀察。作者掌握了一個要點：讓主題集中，不疾不徐地述說，之後更提到母親自主控制聽力，切換助聽器，雖然那只是一個普通平凡的動作，但是看得出來，人的生活裡很難得能有這樣自我控制的動作，頗具一點人生智慧。

廖玉蕙：我滿喜歡這篇的，因為在所有疾病書寫中，這篇讀起來不會很揪心，雖然寫的是聽力受損，但是其實在寫母親的「聽跟不聽、懂跟不懂」，作者透過這件事情，開始思考母親的人生是什麼樣子的人生。我們對於聾者的認識實在很少，從這篇可以看出人們對於聾者們的對待，經常是將他們排除在社交活動之外的。因此，重聽變得像是一種「寂靜的孤立」，造成社交活動上的某種殘缺。儘管之後戴了助聽器，卻有東西是母親寧可不聽的。在所有篇章裡面，這篇最平實，文字細膩且有意義，不只是個人的病痛、呻吟。

陳義芝：剛剛兩位講的優點我都同意，但我挑出些許毛病，文中說媽媽被送進隔音室的時候，整個人像朵花，接著又形容深陷極端寂靜的狀況，描述的觀點跟視角從第一人稱敘述突然跳到媽媽，讀

到那邊，會讓人稍微愣住。

顏崑陽：因為這次寫母親的好幾篇都寫得不錯，讓我稍微斟酌了一下。拿〈半個媽媽，半個女兒〉那篇比較，剛好就是兩個不一樣的典型，這篇的母親形象與親情之間的交流，都是屬於比較傳統的寫法，不過，就文筆而言，敘述流暢靈活，將情感隱含在整個過程裡，裝了助聽器後的心理刻畫與描寫都很細膩。

廖玉蕙：但我覺得這篇不能以「母親」主題相互比較，因為它主要不是在寫媽媽，而是談一個人失去聽覺後，如何跟世界溝通的問題。

三票作品

〈我的情人住在動物園〉

陳義芝：很有表現力的一篇文章。大部分散文慣用現實經驗，並加以敘述，但這篇卻連心理問題也一併刻畫，初讀時覺得奇怪，會什麼情人會住在動物園？看完後才明白原來是精神病院的隱喻，作者一步步引領出隱喻的情境，情節非常自然。那些想要變成鳥、想要變成魚的思維穿插，顯然是情人的精神狀況出了問題，用滿是壓抑的筆調把可憐的況味表達出來，看的時候會感覺到不得不如此的無奈，很凝重，是很有力量的作品。

廖玉蕙：充滿隱喻的一篇文章，變成魚比喻跳河自盡、變成鳥比喻從天橋上跳下來。要跟一個精

神疾病患者在一起是很辛苦的，文中提到了很多想像，跟他曾經歷過的事情，文筆很細膩，隱含著意思寫，讀來非常悲傷，而作者又把那股悲傷寫得如此委婉。

顏崑陽：這篇我非常喜歡。傳統散文的書寫脈絡到了這個時代應該要有一個新的突破，此篇有點魔幻，比較奇詭，虛與實之間很難分辨，也引入卡夫卡〈蛻變〉，我覺得不僅只是寫一名個別人，整個世界在他看來就是一間精神病院，充滿對整個時代的隱喻——人的世界、動物園跟精神病房混為一團，最後面那句：「記得你們是人，千萬別變成動物。」是對現代社會的深刻嘲諷。

四票作品

〈蝸牛〉

陳義芝：沉重，但筆調很清新，寫一個小胖子變成一個大胖子，設定的角色跟題旨互扣，很鮮活。「蝸牛」雖不是很奇特的意象，但沒有讓它只流於概念，確實透過觀察蝸牛的種種，如黏液、殼的紋路等，揭露自己的心理歷程，以及如何克服心理障礙，讀起來滿不錯的。

阿盛：筆調確實輕鬆詼諧，善用蝸牛比喻身體的缺點。只是，文字沒有特別精煉。

林黛嫻：胖子不像其他隱疾可能患者本身不為人知——那個缺陷就是顯現在外，很明顯就能讓人知道你的痛。作者以蝸牛的殼比喻胖脖子一圈圈，皺褶裡甚至生成癬，寫實的部分讓人讀來感覺很沉重。當然，運用一些詼諧筆調，企圖讓人覺得，其實不用太同情「我」，但這篇作品仍然寫出胖子在

社會上遭遇到的困境。

廖玉蕙：題目叫〈蝸牛〉，也真的有蝸牛，說自己其實像一個蝸牛，作者將其人生寫照跟蝸牛的生物特性，兩種意象扣得很緊。有時這種涵括較多資訊的作品會像在炫學，但這篇不會，遭遇沉重但讀來卻不覺吃力，我滿喜歡的。

顏崑陽：把蝸牛和自己做成隱喻關係，書寫自己的肥胖與緩慢，在人群中所遭遇的種種，就寫作技巧來說很不錯，文字簡練流暢，敘述活潑，帶有某種幽默感，不過，主題比較個人性，格局畢竟不夠大，若做為佳作，倒是可以考量。

五票作品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阿盛：文章裡的媽媽很另類，不太關心自己的兒女跟丈夫，可能還有一點墮落，但我認為整篇文章有一個優點：作者描寫母親、父親或自己的心境時，都很冷靜敘述，這點我很欣賞，這是屬於作者的人格美，沒有太過激昂的情緒或吶喊式表達，節制的筆調反而更動人，順其自然帶出各種轉變，一點也不唐突。這是最喜歡的一篇。

林黛嫻：雖然通篇看似寫媽媽跟女兒，但其實還寫出了做為老榮民妻子的原住民女子的人生。另外，也寫出不同年齡層結為婚姻的狀態。還有一點，文章中寫到的遊歷地點、台北生活圈等現象，給

我一種地誌感，是一篇滿豐富的作品。

陳義芝：原住民女子的曲折人生，其實就顯露了台灣的族群面向。文章最後，結束在教堂的唱詩聲中，更帶有一種寬恕與救贖。哪一段人生容易呢？人都有各自的艱難，因此也不必用世俗的看法去責備別人，如此敘述出較大的格局，以及一種昇華的感受。剛剛林黛嫻提到的「地誌感」，我讀的時候，腦中還真的產生了鮮明的印象。

廖玉蕙：我覺得身為這媽媽的女兒其實很辛苦，媽媽時而出現時而失蹤，全然沒有什麼事前徵兆與理由，女兒心中一定有恨，但她卻非常成熟；而且作者把這款媽媽的個性寫得淋漓盡致。

顏崑陽：這篇取材非常特別，不曉得是否是作者親身遭遇，或者只是觀察的題材？十八歲就生子的原住民女孩，根本還是少女的年紀，就必須成為母親，看得出來她不曉得如何照顧孩子，但依然深深地愛著她的孩子，甚至不惜爲了家庭經濟從事特種行業。原住民到都市生活，後來嫁給榮民，在台灣社會是某種典型的故事。我們經常會把母親平面化，描述時總是充滿光輝、多麼具有母愛，但這篇卻很真實寫出一個變化不定的母親，在這樣的過程裡頭，女兒的內心難道沒有怨嗎？其實也是有的，但是血緣的親情是根深柢固的，經過各種人生轉折後，對媽媽也能夠諒解，母女之間的情分依舊沒有變。作者敘述靈活，前後照應，身世很是悲怨，但沒有放大，也不太直接代入，口吻平平淡淡，讀完很感動。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進入第二輪投票，以最高八分，最低一分給分。得分結果為：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40分

〈阿盛 8分、林黛嫻 8分、陳義芝 8分、廖玉蕙 8分、顏崑陽 8分〉

〈我的情人住在動物園〉 28分

〈阿盛 4分、林黛嫻 4分、陳義芝 7分、廖玉蕙 6分、顏崑陽 7分〉

〈聽見〉 24分

〈阿盛 7分、林黛嫻 2分、陳義芝 4分、廖玉蕙 7分、顏崑陽 4分〉

〈蝸牛〉 23分

〈阿盛 2分、林黛嫻 7分、陳義芝 6分、廖玉蕙 5分、顏崑陽 3分〉

〈感冒〉 23分

〈阿盛 3分、林黛嫻 6分、陳義芝 5分、廖玉蕙 4分、顏崑陽 5分〉

〈歧身〉 19分

〈阿盛 6分、林黛嫻 5分、陳義芝 3分、廖玉蕙 3分、顏崑陽 2分〉

〈夢蟲無我〉 12分

〈阿盛 1分、林黛嫻 3分、陳義芝 1分、廖玉蕙 1分、顏崑陽 6分〉

〈冬日之光〉 11分

（阿盛 5 分、林黛嫻 1 分、陳義芝 2 分、廖玉蕙 2 分、顏崑陽 1 分）

評審討論後，決定依得分高低給獎，由〈半個媽媽，半個女兒〉獲得首獎，二獎為〈我的情人住在動物園〉，三獎為〈聽見〉，〈蝸牛〉與〈感冒〉同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散文獎、小品文獎決審簡介



林黛嫻

一九六二年生。世新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中心主任兼副刊主編，現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著有散文《推浪的人》等；小說《單獨的存在》等。



阿盛

一九五〇年生。本名楊敏盛。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職媒體，現主持「寫作私淑班」。著有散文《三都追夢酒》等二十餘冊、長篇小說兩冊、詩歌一冊；主編散文選集二十二冊。





陳義芝

一九五三年生。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組主任，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著有散文《歌聲越過山丘》等；詩集《掩映》等；評論集《現代詩人結構》等多部。

廖玉蕙

一九五〇年生。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台北教育大學教授。著有散文《送給妹妹的彩虹》等多冊；論著《寫作其實並不難：凝眸光與暗，寫出虛與實》等多部。

顏崑陽

一九四八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淡江大學中文系。著有散文《窺夢人》等多冊；小說《龍欣之死》；論著《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等多部。